



文·圖——謝博剛（社團法人台東縣布農青年永續發展協會理事長、台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生）

試以「計劃工具」逆轉勝：一個海岸阿美族部落的經驗

學術研究

「計画道具」を試して逆転勝ち：ある海岸アミ部落の経験

Reversing from Negative to Positive by the Tools of Projects: Experience of Community of Coastal 'Amis

當「現代國家」遇上「地方」，會讓社群原有微觀的空間規劃系統，瀕臨國家挑戰，有時為其接受成為制度的一環，但更多卻被國家意欲消滅或掌握。原住民族相對壘殖國家與社群，因人口結構與歷史上不平等的從屬關係，及不易被理解的文化邏輯而更加弱勢，終至造成社會各層面難以為繼的危機。對台灣原住民族而言，該過程在山區可能發生於20世紀初，但對於西部平原或花東縱谷與海岸地區，可能於清代便發生，本文以筆者參與的海岸阿美族部落計畫經驗說起：計畫，不該是讓大家都獲得幸福的嗎？

Cepo'是Maotaay，Makotaay是港口部落

秀姑巒溪由中央山脈東側發源，於海岸山脈東流出海，出海口稱為Cepo'（水流的末端），是Pangcah的古老部落之一，稱之為「芝舞蘭社」。1877年，清兵開鑿由水尾（瑞穗）到東海岸道路，面對忽然出現且留滯的軍隊，情勢急遽升高而釀成「大港口事件」。離散的Cepo'人流轉各處，Cilangasan聖山也守護了逃難族人，不知多久族人才又回到這裡，那耀眼睛空下溪水出海形成濁流「Makota」，Cilangasan、Monali'、Cikatopay、Pacidal、Sadipongan等氏族回歸，我們這一群人從此以Makotaay為名，承繼了古老Cepo'祖先們在這片土地生養的一切，也用地名與故事記憶這一切。

承繼，那些與山與海有關的知識流轉

族人承繼了海洋及山林的知識、規則及信仰，捕魚和打獵是技術，要抓大魚就要潛得比牠還深，要捕山豬就要懂得避開獠牙，「秘密基地」得靠自己找。還需要信仰觀念來支撐，魚槍與火槍是工具也是法器，透過竹



港口部落空景（江長發拍攝）。



傳承Pangcah狩獵文化的山豬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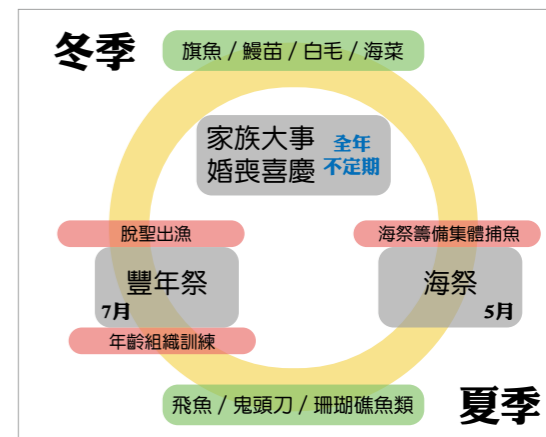
族人承繼了海洋及山林的知識、規則及信仰，捕魚和打獵是技術，要抓大魚就要潛得比牠還深，要捕山豬就要懂得避開獠牙，「秘密基地」得靠自己找。



占與禱詞，謙卑地向山中神靈請求獵物，能讓動物歸服槍口之下，個人靈力得以附著於其獵具上讓觸碰的人生病，禁忌讓人不對大海貪心，藉由祭儀與禁忌維繫平衡，解決對未知之不安。所以他們不是獵人或漁夫，不歸屬於現代職業類別，是以神祖眾靈所熟悉的那個Pangcah的氣味，體現在收穫後的獻祭與分享席間。

這亦非亙古靜止，歷史之手從不停止翻攪。明治43年（1910）日本殖民者宣布收繳火槍，禁止集體圍獵與焚獵，阻斷男子年齡組織的山林知識實踐；相較之下，「海」的文化則顯著提升，定置漁網與石梯港的建設、漁船及捕撈技術的升級，為因應市場需求，族人在東北季風吹起時獵捕旗魚，寒冬夜裡群聚出海口捕鰻苗，初夏圍捕飛魚及鬼頭刀。游得更遠、潛得更深，邁向深邃的遠洋，祈求討海安全的海祭成為族人最重視的年中祭儀。

經濟起飛的50-60年代將人往都會拉，汐止形成了族人聚居的社區，與原鄉依舊緊密，甚至在東北角建立起「傳統海域」，年



港口部落阿美族人的海域資源利用，作者繪製，出自內政部營建署「擬定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之規劃·第二期」。

齡組織把漁獲寄送回原鄉作為海祭使用，這場域自然成為民族教育傳習空間，豐年祭後的pakelang及傳統倫理都在此實踐。戶籍對族人而言只是官方身份，都會與部落間的移動



是常態，從某種角度看，港口部落從台11線擴張延伸到台5線，於是當計畫審查委員垂詢「部落人口負成長與建地不足的需求，兩者間的矛盾如何解釋」時，筆者也只能笑笑。

治理計畫：得回歸族人最關注的切身需求

從國家的角度來看，攸關族人土地使用的計畫，被切割為都市計畫「石梯秀姑巒風景特定區」及非都市土地。前者有429.5公頃，超乎族人認知的規劃了公園用地（63.82公頃）、停車場用地（1.96公頃）、旅館區（1.17公頃）、綠地綠帶（1.51公頃）等等富都市風情的字眼。非都市土地則以林業用地為最高，由林務局的林班地與保安林組成。河海等族人實踐其生業與傳統知識的文化棲地，則切為經濟部水利署的行水區、內政部

沿海自然保護區、農委會的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等等，各自執行其法定的行為管制。

有關土地所有權，1475.45公頃屬公有地，私有地為112.36公頃，「公有原住民保留地」有35.24公頃，而「私有原住民保留地」僅有6.18公頃。相對於公有地的「私有地」是族人日常使用的耕地、建地等，至於「私有原住民保留地」的低比例則是殖民的遺緒。日治時期將阿美族人居住地視為「普通行政區」，持有土地視為一般私有地，得以於土地市場流通買賣而流失於外人之手，但族人的「世耕地」想增劃編為原住民族保留地，卻是數十個寒暑的漫長等候，成為族人心中的痛。

回歸當前空間使用之難題，若由海岸線往部落看，密集侷促的水泥房顯示建地不足。中生代以上族人還保有早年聚落家屋的美好回憶，在尚未全面水泥化時，若族人有修建、新建家屋的需求，年齡組織就會來協助。家屋間並無現今的狹窄，空地有ina（媽媽）的菜園，那可是半野生的櫥窗，小鳥會帶來辣椒與其他的野菜，ina則悉心照料它們。稍北的石梯坪也是水梯田地帶，噶瑪蘭人帶來水稻，讓阿美族經歷首次經濟轉型，以年齡組織為單位進行山田燒墾的小米生業，轉變為以家族鄰里互助的水稻種植。隨著人口成長與社會變遷，欠缺建築空間已成事實，因位於考古遺址緣故，進行改建或新建都不容易，使得石梯坪休耕中的農業區成為新建家屋的少數適地，卻也因為土地分區而成為「違建」。

台灣普遍的農漁村現況為年齡層偏高，而負成長的設籍人口又如何與建地不足一同解讀呢？關鍵有二，特定期間的居住需求及成長發

展的長期居住需求，前者可見於ilisin及節慶時節之返鄉人潮；此外若僅能於極有限的建地興建住宅，又何以吸引青年返鄉創生？生者如此，逝者亦然，墓地礙於法令而難以擴充，是殯葬用地不足的現狀。

而寬廣的海域及海岸，族人卻僅有有限的使用權而無管理權，族人十餘年前便自發性於通往海濱釣場的路口插牌，希望外地人不要干擾海祭，然而鄰近的定置漁網仍一噸噸載走族人看得到捉不到的魚貨，機動漁船也與族人競奪鰻苗…等干擾破壞情事，族人想要保護環境卻沒有相應的公權力而經常備受挑戰。

結語：傳領不只劃設過去，還要走向未來的自主規劃

若土地計畫與管制辦法讓人眩暈，是否能回到土地利用的初衷，從安居樂業的角度，重新檢討現有制度對於「幸福人生」的限制？

內政部營建署「擬定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之規劃·第二期」自2018年開始，希望獲得海域文化原住民族的規劃經驗，盤點族人所面臨之各項難題。多數議題也反應了各地的普遍困境，需建立一套流程讓國家與部落能適切地處理族人社會文化持續發展之問題。

港口部落自主完成的「傳統領域」調查與長年的土地運動能量，已將土地的權力概念及文史脈絡建立起來，面對當前的土地問題，連結相對應的計畫工具，並且進行國家層級的跨部會協調，則是部落與願意協助轉

空間區位	海域	陸域				
		山林土地	居住土地	農耕土地	殯葬土地	其他使用土地
現況分析	具傳統海域空間使用習慣	1. 具原民文化使用模式 2. 具國土保育功能	1. 具居住成長需求 2. 具可供成長區位	阿美族特有濱海農耕形式	殯葬空間飽和與擴張	既有都市計畫風景特定區
課題	海域區位使用許可重疊 漁權	1. 山林區域具原民特有空間使用模式（旱作—水源涵養—文化訓練） 2. 既有保安林具國土保育功能	1. 居住需求飽和 2. 具可供成長使用區位，需透過空間計畫變更使用分區與使用地	1. 具海岸阿美族特有之農耕地景文化（海稻米） 2. 與現有都市計畫分區具有差異	1. 現有殯葬使用空間擴張（港口） 2. 既有殯葬空間未符合編定（大港口）	兼容現有石梯秀姑巒風景特定區之管理機關設置
對策	劃定特定時間、空間具排他性之使用 近岸海域及潮間帶	增設山林生活區，維持（擴大）森林保護區分區	維持既有生活區，並增設成長管理區	增設農耕文化區，指導變更既有都市計畫之分區	指導變更分區，擴大港口部落殯葬用地，增設大港口部落殯葬用地	此區維持石梯坪遊憩區設施與分區規劃
規劃主分區	海洋文化區	山林生活區	居住生活區	農耕文化區	殯葬區	遊憩區
規劃次分區	1. 近岸海域 2. 潮間帶	1. 山林生活區 2. 森林保護區	1. 成長管理區 2. 既有生活區	無此分區	1. 港口部落墓地 2. 大港口部落墓地	無次分區

港口部落各空間區位課題與對策，出自內政部營建署「擬定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之規劃·第二期」。

譯的工作者下一個階段能發展的目標。特定區域計畫裡頭曾與族人一同商議規劃出的海洋文化區、山林生活區、居住生活區、農耕文化區、殯葬區、遊憩區等，既顧及部落傳統文化、當代需求與未來發展，也兼顧現有都市計畫石梯坪遊憩區與國土保安等需求，門既然已打開，過往嚴實的殖民治理結構有鬆動的跡象，又有多套可能的計畫工具可用，何不擇定路徑繼續往遠處前進。◆



Fotol 謝博剛
 新北市人，1983年生。台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曾任內政部營建署擬定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之規劃（第二期）研究員、中央研究院原住民族研究博士獎助生。現任社團法人台東縣布農青年永續發展協會理事長。

港口部落自主完成的「傳統領域」調查與長年的土地運動能量，已將土地的權力概念及文史脈絡建立起來，面對當前的土地問題，並且進行國家層級的跨部會協調，則是部落與願意協助轉譯的工作者發展的目標。

